



说新书

丛刊



2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封面设计：徐天润
麦荣邦

·曲艺丛刊·
说 新 书
(2)
本 社 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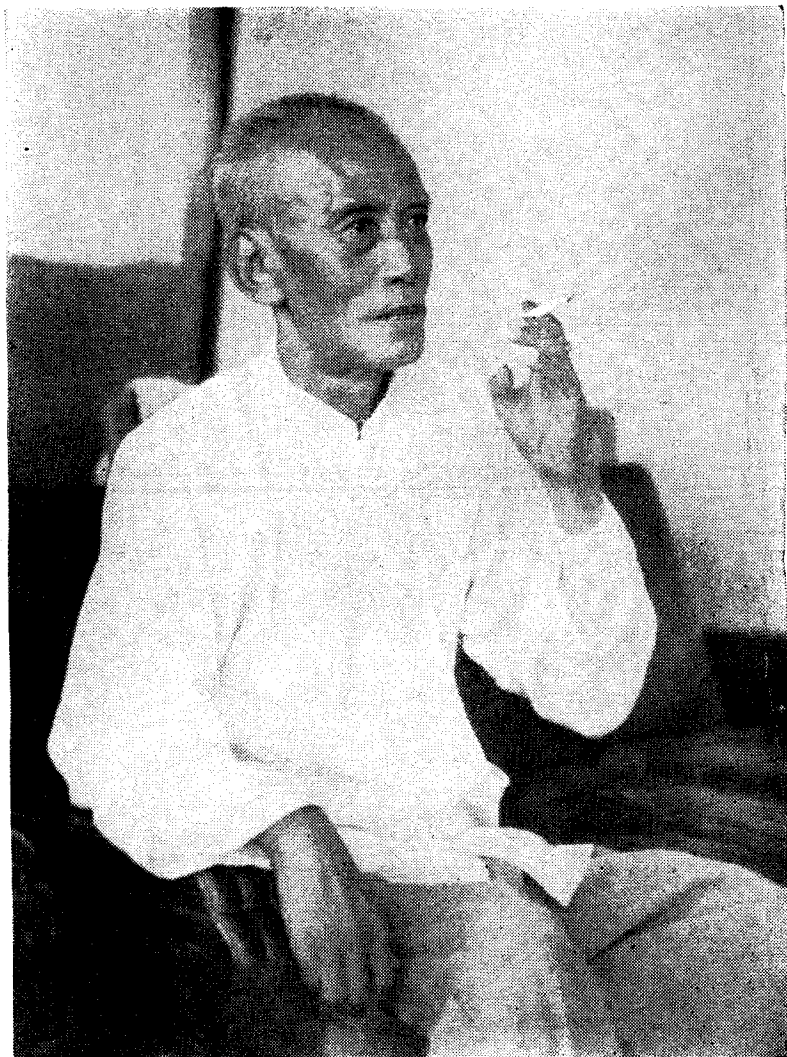
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1 字数 390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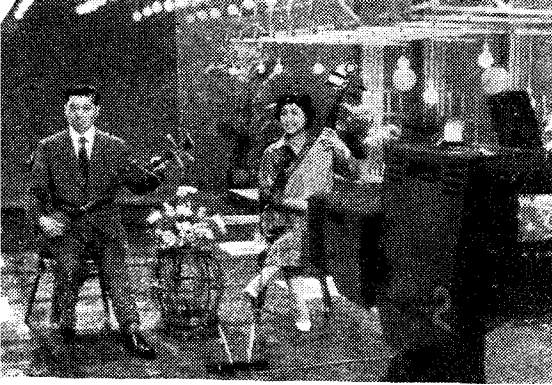
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6,000册

书号：8078·3105 定价：1.10元



扬州评话艺术家王少堂



杨振雄、余红仙在香港
无线电视台播出。



上海评弹团演出『假婿乘龙』，

(左起)张如君、余红仙、庄凤珠



上海评弹团去香港演出，到达
九龙红磡车站时受到欢迎情况。

说新书

②

1979

无限风光话新书

从《红色的种子》谈编写新长篇

.....邱肖鹏 (1)

编演《铁人的故事》的粗浅体会

.....唐耿良 (13)

弹词《长生殿》编演一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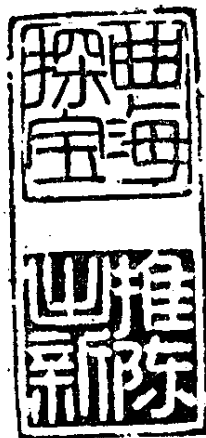
.....杨振雄 (19)

我爱唱开篇《新木兰辞》

.....徐丽仙 (33)

关于弹词《李双双》

.....张如君 刘韵若 (37)



继承和发展评话艺术

.....杨玉麟 (42)

漫谈扬州评话的艺术特色

.....耀 声 (51)

谈谈评弹说表

.....左 弦 (54)

• 1 •

曲

苑

新

花

侦察济南府(长篇评书选回)

.....刘 礼 刘延广 阎兴胜 (65)

李双双(中篇弹词)[下集]

.....张如君 刘韵若 (125)

白衣血冤(中篇弹词)

.....邱肖鹏等 (183)

刀劈马排长(短篇评话)

.....潘伯英改编 (223)

附: 写在《刀劈马排长》的后面

——怀念潘伯英同志

.....费瑾初 (234)

约 会(短篇弹词)

.....许继荫 (238)

三婶婶(短篇弹词)

.....朱寅全 (255)

窗口内外(扬州评话)

.....王长庚 (272)

小	后门迷.....常志 (276)
段	“策篱干部”.....常志 (277)
一	舌头改行.....砚君 书云 (278)
束	堵鼠洞.....刘树强 (279)
	越.....薛宝琨 马增慧 (281)
	“以旧换新”.....吴君言 王秀华 (282)

小段小议

.....徐国华 (284)

艺坛代有名家出

我的学艺经过和表演经验

.....王少堂口述
金铸记录 (286)

王少堂的评话艺术

.....达 晖 (311)

刘宝瑞的相声

.....薛宝琨 (314)

忆潘伯英同志谈艺

.....龚华声 (319)

传统作品选刊

景阳岗打虎(扬州评话)

.....王 少 堂 口 述
扬州评话研究小组整理 (326)

吊打白虎山(扬州评话)

.....王 少 堂 口 述
扬州评话研究小组整理 (346)

附：座谈《白虎镇》

连升三级(单口相声)

.....刘宝瑞 述
孙玉奎整理 (369)

谈 艺 录

练好乐器弹奏

苦练说表基本功

.....刘天韵遗作 (373)

曲 种 研 究

马如飞与苏州评弹

..... 闻 炎 (377)

谈谈单口相声

..... 倪钟之 (393)

读《辞海·曲艺条目》笔记

..... 金 名 张剑平 (415)

· 下乡见闻 ·

“没有架子的说书先生”——李天峰

..... 黄振业 (419)

徐水县的灯棚会

..... 李国春 (237)

书 场
内 外

苏州市文化馆评弹组活动简介

..... 何云龙 (222)

江苏省昆山县评弹团送书下乡

..... 杨振麟 陈兆弘 (236)

上海评弹团在香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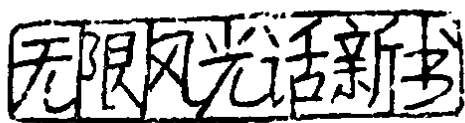
..... 李茂新 (41)

河北农村说书调查

..... 李国春 (254)

编 后

..... (285)



从《红色的种子》谈编写新长篇

邱 肖 鹏

我在参加编写革命题材新长篇的过程中，零零碎碎地感到一些问题，我觉得这些问题比较重要，现在把它提出来与同志们一道探讨。

分析矛盾 分析人物

过去，我说过一些新长篇，参加了几部新长篇的讨论，也动手写了几回书。这次搞的新长篇中，有些过去就已说了好几年了，在一九五八年就已改编上演，直到现在仍不卖座，听众不大喜欢听。如果新长篇一直不卖座，在书台上立不住脚，很快就要淘汰。当然，这与“四人帮”的破坏，使一些新长篇中断上演，未能得到不断修改提高有很大关系，但是，这些书里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。我想以一部新长篇《红色的种子》作为例子。这部长篇弹词是根据同名锡剧改编的，徐碧英、王月香两位同志曾经说了多年，有成绩，基础较好。开始我以为小修小改就行了，可是与演员一讨论，仔细一研究，就觉得这部书里有不少矛盾的地方，有些人物安排不合理，有些“表白”和“唱篇”不符合人物性格。这就不是小修小改能解决的，要搞好它，就要对书里的人物和矛盾进行过细的分析。苦恼的是我对华小凤的地下斗争生活不熟悉，谈的问题只能是比较肤浅的。

我有一个感觉是很明确的，就是改编时要把书中人物的思想脉络和矛盾弄清楚；不弄清楚，这部长篇就不可能搞好。从这里我回想我们一些传统书对人物与矛盾的处理。我过去是跟程鸿奎老先生学的《描金凤》、《大红袍》，就先从这两部传统书里找借鉴。《描金凤》中有一段苏州书，说的是钱笃笤与徐惠兰许婚到赖婚，我把这段书分析了一下，钱笃笤先把女儿钱玉翠许配给秀才徐惠兰，后来又弄假成真的把女儿嫁给汪宣。‘一女不能许婚给两个女婿，怎么办呢？钱笃笤想来想去，觉得女儿嫁给汪宣也很好，如果赖汪宣的婚，他是个有财有势的富商，碰不过他，因而就赖掉徐惠兰的婚。许婚是他，赖婚也是他，中间还有许卖婆这个人物。这段书总的情节是合理的，这么一点情节，所以能又曲折，又合理，是离不开人物的性格的，就是因为钱笃笤是个走江湖的。他看中徐惠兰，是带有占便宜的想法，后来汪宣送“小盘”聘礼来了，想想女儿嫁给汪宣也蛮好，因此向徐惠兰赖婚。先看中徐惠兰，后来又赖婚，好象是矛盾的，实际上在钱笃笤这个人物身上是统一的，假使不是钱笃笤这样性格，也不会产生这段故事。再说许卖婆，她本来是钱笃笤的老相好，应该站在钱笃笤一边帮钱的忙，但是因为许卖婆是钱玉翠的寄娘，她自己没有孩子，准备老来要靠靠这个女儿，过去徐惠兰的母亲待许卖婆不错，受过徐家的好处，许卖婆又有点正义感。由于这种种原因，她反而站在钱笃笤的对立面，是符合人物性格的。徐惠兰这个人在整部书里没有什么个性，但是在这段书里多少是有点个性的。这段书所以能自然而然地发展下去，有波澜起伏，蛮好听，就是因为里面的人物有个性，合情合理。故事的产生，这个人物性格在这个问题必然是这么一个态度，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又必然是那样一个态度，离开了人物性格就无所谓情节了。《红色的种子》原来的本子给人的感觉，只有事情没有人；事情好象蛮多：雷鸣送华小凤，华小凤到钱福昌船上，钱福昌在船上盘问华

小凤，遇到匪兵搜查，到钱福昌家中碰到陆翠花，陆翠花吃醋，直到后来送到王老二家里，搭牢张寡妇婚姻。严格一些说，这些叫不叫情节，还值得怀疑，因为它与人物的性格不符，符合人物性格的情节叫情节，不符合人物性格，甚至与人物性格相矛盾的情节，大概不能叫情节。华小凤、钱福昌、张寡妇、王老二这些人不过是影子，没有个性，他们身上的事，在张三身上也可以，在李四身上也可以，没有独特的个性。从对传统书的研究中，觉得分析矛盾、分析人物很重要，回过头来对《红色的种子》就要进行一些调整。

经过对人物对矛盾进行了分析，觉得原来雷鸣送华小凤这回书可以去掉。作为一部长篇，怎样开头是很重要的，在《红色的种子》里这个问题还谈不确切，但是我感到它很重要。比如《珍珠塔》，为什么开头不说《方卿初见姑》，而是说方卿负气要走，采屏追到花园里开书。照常规，方卿和姑母的矛盾，在《珍珠塔》里贯穿始终。《初见姑》应该是个“关子”，为什么不说？偏偏把这段书隐掉，我觉得老先生是有道理的。如果说了《方卿初见姑》，姑母势利，丫头势利，似乎是个“关子”，实则缚住了自己的手脚，后来书中反反复复要讲好多遍姑母的势利，就只能在这个范围里了，没有发展余地；而开头隐掉这段书，容量可以更大些，给说书人的自由更多些。这个问题我讲不清楚，但我觉得这样开头是聪明的，而且是合理的。有些情节好象是“关子”，你隐掉不去说，就如同长跑一样，一开始不能把力气全用光，真正的力气要放在后来用。为什么我们说新书说到后来，书的力量往往会没有了呢？大概与这个问题有关，开头把力量用光，到后来没有感人的力量了，这种书有什么听头呢？！所以我觉得雷鸣送华小凤这一段书也没有“戏”。戏的关键在“有戏”，这也适合我们评弹，有些书听众不爱听，就是没有“戏”。基于以上的认识，我们把《红色的种子》的开头作了改动，把钱福昌上船盘问华小凤

改为从华小凤上钱福昌的船开始,把华的被动状态改为主动,着力写好华小凤。我们回顾当时的历史环境,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一九四六年,地点是小王庄。新四军在那里住过两年,进行过减租减息,不是我们巩固的根据地。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,新四军作战略撤走。从这些情况来分析:部队要撤走,派一批同志深入敌后开展工作,迎接反攻,华小凤是其中之一。这时敌我形势的变化,华小凤应当比钱福昌清楚得多;钱福昌到解放区做生意,对形势的变化肯定没有华小凤清楚。华小凤是干部,钱福昌是生意人,既然领导上托他把华小凤(化名钱秀英)带过去,钱福昌能答应,就一定有点把握,沿路卡子上的保安队他都有交情,他是放心的,既然这样,他主动盘问华小凤似乎就无必要;相反,华小凤已了解形势的变化,知道国民党在进攻解放区,自己去敌占区工作;沿路有不少卡子,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情况,所以要盘问钱福昌,与钱福昌对对口径,华小凤应取主动态度,钱福昌比较麻痹大意,这才合理。但是如果一直是华小凤盘问钱福昌,也不好听,因为书要有发展,要有起伏,要有跌宕。现在我们把书改为华小凤盘问钱福昌,对好了口径,了解到钱福昌的情况。船到第一道卡子,钱福昌在第一道卡子上接触后,才晓得以下的卡子全换了中央军,情况起了变化,心里有点紧张,开始担心起来:这个华小凤是新四军家属,马马虎虎带过去,不要弄勿巧带个新四军过去,吃不消,就反过来盘问华小凤。这样一改,一回书就要全部重写。再如,钱福昌把华小凤卖到小王庄,这把钱福昌写得太坏了,如果钱福昌这样坏,领导上把华小凤交给他,似乎也太成问题,因此改为这是陆翠花出的鬼点子。陆翠花是个女流氓,可以比钱福昌更坏些。华小凤被送到小王庄,王老二碰头华小凤,知道这是钱福昌给他送来的妻子。王老二与张寡妇两人有感情,原来的老本子里偏偏这时不提这条线,说王老二蛮快活蛮开心,发展到做假夫妻才提起张寡妇这条线。我一分析,觉得

这道理不通。张寡妇对王老二有感情，难道王老二对张寡妇就没有感情吗？不可能的。既然有感情，钱福昌送一个妻子来，王老二是什么态度呢？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？难道对张寡妇的问题一点也不想吗？不可能！现在改为王老二听到华小凤来，表示不要这妻子，咬紧牙关不肯要。后来给他母亲横逼竖逼，说出自己与张寡妇有感情。王老太不同意，为什么不同意呢？老太对张寡妇是同情的，但有封建思想，尽管同情，却不愿讨寡妇做媳妇，而且在这问题上很顽固，对王老二一半压服一半说服，王老二没有办法。王老二本身也有封建思想，讨个寡妇到底不吉利不光彩，母亲这样反对，五担谷又已经交给钱福昌了，不要弄得人财两空，也只好对不住张寡妇了。这样再把故事推到“假夫妻”。这是一些大的改动，一枝动百枝摇，一动都要动，原来的本子全翻掉，情节好象还是原来的情节，但人物全换了样子，“唱篇”“表白”统统换掉。

说书总要讲究点人物性格，讲究一点道理，在日常生活中倘使碰着一个人不讲道理，多么使人不快啊！听书听到不讲道理的书，听众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现在有人说说新书无人要听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书只有事情，没有有性格的人，因为不讲道理，应该讲的道理未曾讲出来，应该写得深的地方未曾写出来，听众对你讲的故事一知道之后，就不来听了。为什么传统书《珍珠塔》、《三国》等，听了这位老先生的，还要再听那位老先生的呢？因为矛盾与人物性格处理得好。拿《啼笑姻缘》来说，我听过秦纪文的，再要听赵稼秋、朱耀祥的，连下来姚荫梅老先生到无锡说《啼笑姻缘》，我是无锡人，跟牢姚老先生连听两档书，那时候我是“偷书”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也算姚荫梅老先生半个学生。老先生说的书，有人有性格。再加上表演艺术、唱腔各方面都吸引人，听众听了一遍还想再听一遍，听了第二遍还想听第三遍。加上各个人有不同的风格，评弹就不断地向前发展。如

果一部书的情节人家知道了就不要听了，这种书长此以往继续下去，评弹艺术就要完蛋了。搞创作的人不可能每天写一部书出来呀！演员恐怕也没有这个本事一部书一部书地换，一个评弹演员一生一世说好一二部长篇就不容易了！有些书说来说去说了一辈子还不能说好。要下功夫，要与书里的人物交朋友，人物熟悉了，说得就比较好些，三个月换一部书，两个月换一部书，还有什么评弹艺术、流派唱腔、人物形象的创造可言呢？！

作为一个搞评弹创作的人，我欢喜评弹艺术，自己也说过书，听人家说得好，蛮羡慕，又佩服，甚至蛮感激，觉得听了这个书给我不少东西。既然搞创作，总要想办法去攻破一些问题。我对《红色的种子》中的人物，要熟悉还差得远，只是想试一试。我向领导上提出，最好让我去访问一些老干部，如有可能最好到苏北去一趟，如果能对苏北的风土人情和当时的斗争情况更熟些，对华小凤和各种人物形象在脑子里更活些，大概比现在搞得可以更好些。我并不因为《红色的种子》有电影有戏，就放过了，我要试试，甚至准备失败。现在从华小凤在船上开始，到假夫妻，刚弄了六回书，下来的情节，还要作多一些的调动。在搞长篇过程中，从传统书里得到一些启发，感到分析矛盾、分析人物很重要。往往你对这个人物非常熟悉，你要展开情节就不难；有时候想来想去想不出办法，就是因为你对他（她）不熟悉，你不知在当时当地他（她）是应该怎么想怎么做的，只好瞎想一通，瞎想不一定想得出，即使想出来了，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如果你对书中人非常熟悉，晓得他遇到这一问题会怎么去做，遇到那件事他一定要跳，十成中有八成猜得着，要想点故事开展些情节并不很难。我听过唐耿良同志说《三国》，有的在书本上只有几句话，有的连几句话也没有，可他要说上几回书，这些书是哪里来的呢？就是因为老艺人对《三国》的人物和矛盾比较熟悉，逐步丰富和发展起来。看了《三国》的戏，再来听《三国》这部书，甚至你会感

到惊奇：“哎咦！为什么戏里这些都没有看到呀？！”前个时期，我们改编了一部中篇评弹《丹心谱》，不太成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对《丹心谱》里的人不怎么熟悉，特别对方静淑这个人不太熟悉。当然原来话剧中的方静淑与庄济生的关系似乎也有些问题，十年夫妻了，最近一个时期庄济生的变化，方静淑几乎不了解，如果过细地分析一下，是否合理，值得研究。加上我们没有很好地分析，对不熟悉的情节偏去瞎抓，改编进去不少东西，自搬砖头自压脚，《丹心谱》没有改好。

总之，我以为分析矛盾、分析人物，对我们搞创作的和演员来说，是应该注意的。

组织情节和组织“关子”

说书是要有情节的，过去有好多书，包括我写过的一些中、短篇，实际上没有情节，就是说开口见喉咙，五分钟书说下来，人家就知道你的故事结局了，一条弄堂直拔直，可以一下望到底。至于“出乎意料之外，却在情理之中”的“关子”是没有的。书中人说的话都是报上、社论上或者不知什么地方抄来的，反正张三好讲，李四也好讲，正面人物就是这两声，反面人物就是那两声；开开相嘛，反面人物总是眉毛七高八低，牙齿七翘八裂，象敲坏了的阶沿石，千篇一律。这哪里还谈得上艺术质量呢？

当然，我们编的新长篇中，也不是一点不考虑“关子”问题。例如我参加编写的中篇《苦菜花》，这部书好象每一回书都是一个“关子”，实际没有“关子”。今朝大破王官庄活捉王唯一，明天王柬芝回来搞阴谋，后来来了部队就刀劈马排长，听了今天的书，明天不听也可以，缺乏非连续听下去不可的吸引力。《苦菜花》书倒不短，有二十多回书。里面的人物，今天是姜永泉，明天是冯秀娟，后天是赵星梅，有两回又是冯大娘，还有其他各种各

样的人物，听众对书中的人物还未相识，就已经不见了。这个人刚刚一出场就没有了，好象凳子还未坐热，人就跑了，这样的书听众是不欢迎的。要改好《苦菜花》这样的长篇，除了要熟悉生活外，就要在情节上动大手术，要统统敲碎，然后根据评弹艺术的特点来重新组织情节，组织“关子”。

大家都知道“关子毒如砒”（这是形容“关子”吸引力强）。但也不能象有些书里天天都是“关子”，实则没有“关子”。我说的传统书《大红袍》，是部“破书”（指艺术结构上缺陷较多），人物没有刻划好，唱词非常蹩脚，不通的地方蛮多。但有一段写韩林到边关的“边关书”，“关子”好，是段好书。就以我的蹩脚本事来说这段书，除非遇到特殊情况，听众总是会增加的。这段书所以会引起听众的强烈反映，主要是关心韩林被陷发配到边关后，知道了副将的儿子胡荣妄图强抢民女，仗义拳打胡荣而引起一系列纠葛如何结局。倘使听众对韩林的命运根本不关心的话，也就无所谓“关子”了。“关子”就是书中的主要人物的命运引起听众强烈的关心，听众对人物象好朋友一样产生了感情，如果听众对书中人特别是主要人物，根本没有什么感情，并不关心，就引不起悬念，就成不了“关子”。一部书里既没有一个中心情节，又没有一个中心人物，要想抓住听众就困难了。我觉得“关子”很重要，如果新长篇没有“关子”，新长篇就立不住脚。

“关子”非但涉及到一部长篇的命运，而且涉及到唱腔流派的形成。我们评弹流派的形成，新唱腔的出现，一些书中人物形象的创造，在很大程度上与“关子”有关系。如果说的都是“软档书”（指情节平淡的回目），恐怕唱腔的创造、人物形象的创造，都不可能。逢到“关子”书，“唱篇”总是比较好，即使大书，情节也特别生动，许多人物的鲜明形象往往是在“关子”书里创造的。这又使我想到，倘使《红色的种子》要搞下去，也得要有“关子”，比

如，这部书里原来张寡妇这条线，是在华小凤与王老二假夫妻下来，华小凤说穿自己是新四军，被王家留下，张寡妇误当王老二变心，劈鞋底，等到华小凤把误会解释了，戏就没有了。这条线还要不要呢？我觉得还可以要。我安排了王老太反对王老二婚姻的书，是因为张是寡妇，如果华小凤不到小王庄，王老二与张寡妇的婚姻也并不容易成功，旧的风俗习惯是很顽固的，尽管王老太很善良，旧思想一时也不易解决，因此要使张与王老二成为夫妻，华小凤还要做很多工作，从这里发展，大约“戏”的情节就有了。另一方面华小凤在政治上与敌人的斗争主要是发动抗捐、抗粮，断绝敌人的资源，我觉得可以把张寡妇婚姻与抗捐抗粮结合起来。原书写到华小凤被捕后，故事的情节也就完了。我想把这个情节改为张寡妇被捕，因为张寡妇劈杀过史保长，她既在政治上受考验，又要在爱情上受考验，书就好听了。还有原来有两个反面人物，一个是马乡长，一个是保安队长胡才贵，本来都是坏人，为了使书复杂些好听些，我设想马乡长作为可以争取的人，张寡妇被捕后，华小凤争取马乡长，救出张寡妇。这都是些模模糊糊的设想，因为原来这些书比较空，既然要把抗捐抗粮大闹乡公所作为“关子”，就要把它组织好，能搞它四五回书也是好的，至于能否成功，有待今后努力。

在组织“关子”方面，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姚荫梅老先生的《啼笑姻缘》。原来《啼笑姻缘》中樊家树被绑架，是在关秀姑刺杀刘将军之后，刘将军被刺死了，一个主要的坏人除掉了，一般地讲应该“剪书”（指中断或结束演出）了，“樊家树被绑票”这个“关子”就接不上去。原著里是刘将军死后，樊家树怕连累自己避祸天津，等到风平浪静之后，又回到北京，去西山看红叶被土匪绑走，如果说是个“关子”，到这个时候也不成为“关子”了。姚荫梅老先生巧妙地重新组织了一下，在“刺刘”之前，安排樊家树接到母病的电报，其实这电报是假的，是土匪伪造的，樊家树接到电